



飛龍傳

第十一回

董羨英編謎求婚

柴君貴懼禍分袂

詩曰

赤繩繫足本天成。

強欲相求徒受擒。

莫怨紅顏多薄命。

還慮黑窟在遊行。

意圖頻笑爲連理。

何啻翩愁作鬼燐。

共嘆世人皆納阱。

知機遠禍是長城。

話說董羨英與匡亂正戰之間。猛可的把雙刀架住。說聲住着。俺有話問你。今日俺們兩個廝殺了半日。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尙不知你姓甚名誰。家居何處。俺從來不斬無名之卒。倘然一旦誅戮。却不道污了俺的兵器。你死亦不瞑目。故此問你。你快須說着。匡亂笑道。你原來要知俺的名姓。俺非無名少姓之人。根淺門微之輩。俺姓趙。名匡亂。字玄朗。家住東京汴國雙龍港內。父乃當朝指揮。母是誥命皇封。俺自幼從師學藝。第一要打不平。因爲怒殺了女樂。故此拋家離舍。走闖江湖。尋訪那些朋友。結義同心。巨耐強賊董達。私稅無良。於理不法。已在獨龍庄。結果了他性命。還把舉家良賤一併全誅。此是他惡貫滿盈。自作自受。於我何尤。你



乃女流淺見。極該遠避偷生。保守你的閨貞。纔是正理。怎麼妄動無名。出頭生事。俺的棍棒無情。一時喪命。後悔何及。這便是俺的良言。你且想着。美英聽說。心下沉想道。他原來是東京趙舍人。久聞他的大名。今日纔得見面。果然文武全材。英雄氣宇。若得與他同諧連理。方不枉奴一身本事。得遂初心。總有殺父冤讐。亦須解釋。但此婚姻大事。怎好明言。復又想了。一回道。不若待我說個謎兒。與他猜詳。且看他心下允否如何。再作計較。那時定了主意。修了謎詞。開言說道。趙匡胤。你在東京。大小兒也有個名目。既然冒我龍金傳。

第十一回

罪逃災。只該晦名隱匿。爲何倚勢行兇。殺害我一家骨肉。情實可傷。若要拿你報讐。如同兒戲。但看你年高父母之面。防老傳枝。俺且存這一點陰德。放你逃生。但這一件不肯全饒。我有个謎兒在此。與你猜詳。猜得着時。你前生帶來的天大造化。若猜不着。只怕你的性命終於難保。正是

未曾開口猶還可。

說出反添一段羞。

當時匡胤聽了董美英。要他猜謎。心中想道。這賤婢。怎知我的胸中意氣。腹內襟期。憑你有甚機關。我總當場說破。便道董美英。你既有甚謎兒。快快講來。我

好猜你。倘有污言相穢。俺便不與你干休。美英道。我的謎兒。乃是四句詞文。極易參透的。你須聽着。說道。

差人取救。

失了公文。

上樑豎柱。

見字幫身。

匡胤聽了。心下想道。頭兩句取救的救字。失去了文。是個求字。後兩句上樑豎柱。豎柱乃是立木。傍邊添了見字。是個姻親的親字。這四句謎詞。乃是求親兩字。這賤婢要求親於我。故而如此。叫聲董美英。你這謎兒。無非求親之意。但俺堂堂男子。烈烈丈夫。怎肯與你這強盜賤婢。私情苟合。你若要見高下。與你相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二

併。如或存此念頭。直是淫婦所爲。狗彘不如。俺怎肯饒你。這幾句話。罵得美英柳眉倒豎。粉臉生兒。大怒道。好兇徒。俺本慈心勸你。你反惡語傷人。不識好歹。怎肯輕饒。拍開坐馬。舉動雙刀。奮力便砍。匡胤輪動棍棒。臂面相還。步馬重交。刀棍再對。兩下龍爭虎鬪。一雙敵手良材。正在惡戰。匡胤忽然想着道。方才三弟保着大哥。先奔前途。所有這些人馬。追趕下去。不知如何抵敵。我只願與這賤婢戀戰。倘大哥三弟有甚差悟。却不把俺的英名。失在這賤婢之手。日後怎好見人。我且趕上前去。再作道理。想定主意。把手虛

擡一棍。跣開脚步。望正南上便走。美英拍馬趕來。匡  
亂走不多路。只見柴榮鄭恩相對兒坐在地上。那些  
人馬一個也無。匡亂高聲叫道。大哥方纔這些人馬  
不知都往那里去了。鄭恩接口道。二哥這人馬原來  
都是荳草變的。方纔被樂子破了。美英在後趕來。看  
那人馬已無。又聽是鄭恩破的心下十分大怒。暗罵  
一聲黑賊。有甚本領。便敢破我的法術。也罷。他們既  
要自尋死路。我也不顧留情。如今一不做二不休。索  
性與他一個利害。教他一齊走路罷。卽時將手捏訣。  
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只見一時天旋地轉。走石飛

沙。霹靂交加。四下昏暗。柴榮見了。驚慌無措。叫苦連  
天。匡亂此時也覺害怕。暗自咨嗟。只有這鄭恩偏有  
胆量。叫道。大哥二哥。你們休要驚慌。必定這女娃娃  
作的妖法。待樂子瞧他一瞧。自有破法。遂把那小眼  
兒一合。大眼兒一掙。瞧得明白。看得親切。正見美英  
勒馬停刀。在那里念咒。鄭恩叫道。二位老哥。果然這  
女娃娃的妖法。你們站在这里。休要動身。待樂子破  
他的法。說罷。大步向前。一頭走。一頭把那鸞帶解了。  
揭開袍子。露出了身軀。奔將過去。叫道。女娃娃。你莫  
要暗裏弄人。有本事與樂子相交。併个高下。美英聽

言仔細一看。但見鄭恩攤開身體。兩腿長毛。週身如黑漆一般。毛叢裏。弔着那黑昂昂的。這個厥物。甚是雄偉。美英只叫一聲。羞殺吾也。滿面通紅。低頭不顧。撥轉馬望後走了一時。霧散雲收。天清日朗。鄭恩哈哈大笑。捱了棗樹。跑回來道。二哥。樂子破妖術的方。法如何。匡亂道。好好行得不差。柴榮道。這個賤婢。既然去了。我們也就走罷。鄭恩道。還有傘車子在那坡。圍裏放着許多銀子。怎麼富着別人。大哥。你且在此權坐坐兒。我們兩個轉去。取了再走。柴榮道。二位賢弟。貨物銀子都是小事。俺們保个平安兒。就算天公

大福所以勸着二位。趁此走罷。鄭恩道。大哥。你也忒覺懼怕了些。任他還做什麼妖術。樂子自有破他的法兒。你只管依着樂子。包你沒事。匡亂道。果然。大哥。我們轉去。取了貨物。料也不妨。說了一齊往北而走。且說董美英雖然羞慚轉去。越想越惱。心中不捨。復又拍馬轉來。却好劈面與鄭恩撞個對面。美英心下大怒。罵道。好大胆的兒徒。怎敢復又轉來。雙手舉刀。望鄭恩砍。鄭恩把棗樹往上架住。順着在手。把袍子一掄。肚子一挺。口內大嚷道。咱的女娃娃。你來與樂子。隨喜哩。美英復見故物。滿面通紅。羞慚無地。堯

馬往後退走了。二人隨後又走。不上半里之路。羨英復又跑馬轉來。如此一連三次。皆被鄭恩羞辱。而回。羨英思想報讐事小。婚姻事大。只這个趙公子。如此英雄。果是無雙。今若捨了。豈不當面錯過。逐又引馬轉來。正遇二人。羨英高聲叫道。兀那黑賊。不得無禮。我今翻轉來。並非廝殺。還有言語。與你們好講。鄭恩道。既有說話。快快講來。若是好話。便休。不然。樂子又要請出。那件絕妙的好物來。與你細細兒看玩哩。羨英道。黑賊。休得只管胡言。我自有一說。遂叫一聲。趙匡胤。你方纔打破了謎兒。尚未決定。但俺一言。既出。怎

肯干休。所以轉來問你一個明白。你的主意。還是如何。鄭恩在旁問道。二哥。什麼叫做謎兒。說與樂子知道。匡胤遂把羨英的謎詞。與自己猜出的。求親兩字。這些緣由。說了一遍。鄭恩把嘴一撇。道。二哥。這却是你的不是了。求親乃是他的美意。你爲何不肯。怪不得他三回兩次。要與你打鬪。如今樂子勸你。趁早兒成了這件美事。也算一舉兩得。你從了罷。匡胤道。三弟。休得多言。俺立志不苟。這事斷斷不能。董羨英聽了。心中大怒。道。好趙匡胤。你既無情。我便無義了。只是你命該如此。今日當遭我手。你看我的法寶來了。

一面說着。一面輕舒玉腕。往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來。約有四五尺長。通身曲着。加鈎子一般。這是純鋼製。造百鍊成功。名爲五色神鈎。擒兵捉將。勢不可當。當時董美英一怒之間。把神鈎祭在空中。帶聲着。只見霞光萬道。霧氣千團。那神鈎落將下來。把匡胤身子鈎住。美英復念真言。將鈎往懷中一刷。唵的一聲响。唬把匡胤連人帶棍。扯了過來。稍在馬後。拍馬便走。鄭恩一見。叫道不好了。二哥中了他的法兒了。連忙提了棗樹。隨後趕來。大叫道。你這女娃娃。既要來親也。該好好的說。怎麼這等用強。搶了人便走。快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七

依樂子說。放我二哥轉來。這頭親事在我身上。包管依允。待我大哥主婚。樂子爲媒。成就你的好事。樂子決不要你半个媒錢。你若不放。還二哥。樂子決不與你干休。說罷。望趕去。且說匡胤被董美英的。五色神鈎鈎過身去。稍在馬後。就如釘住一般。再也掙挫不下。心內着慌。又惱。又恨。忽然想起一件寶貝。道我的神煞棍棒。原是仙人送與我岳父的。除邪破魅。鎮壓的至寶。我何不將來。破他的妖法。此時身體雖然束住。喜得兩手活動。還好施展。便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搥。抖了幾抖。依然成了一條纓帶。當時匡胤拿住了。

鷺帶的兩頭輕輕望前一套不歪不邪套住了美英的脖子。即便往後一拽。把咽喉收住。美英不曾提防。措手不及。只見瞪住了雙眼。粉面作紅。嗓子裏只大呼。噲。此時美英動攔不得。匡亂的身軀。就覺比前活動了些。遂將寶帶打了一結。用手一拖。早把美英帶下馬去。跌得昏迷不醒。鄭恩大步趕向跟前。道。二哥。你看這女娃娃仰着在地。扑着脚兒。想要叫你去成親。去。匡亂道。休要胡說。快些動手。鄭恩不敢怠慢。舉起棗槌。裏說聲去罷。用力一吓。把美英登時打死。有詩嘆之。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學就行兵法術奇

果堪榮耀顯門閭

豈知誤入崎嶇路

血濺溝渠枉自啼

董美英既死。那些敗殘的家丁。各自保着性命。飛奔回家。報知他的姑娘。那姑娘聽了。叫苦不迭。淚落如珠。欲要舉動聲張。怎奈他禍由自取。衆所不容。況這土棍霸佔私抽路稅。是個絕大的罪名。祇因朝政不清。不加訪察。更兼那些牧民官宰。都是圖家忘國。尸位素餐。所以養成地棍的胚胎。勢惡的位。爾今日一門遭此非命。怎敢妄行舉動。告訴別人。把報讐雪恥之心。消於烏有。只好分撥家丁。將良賤老幼的尸骸。

各各埋葬。又差人往前面暗暗打聽。等他三人去了。好把美英的尸骸草草收埋。正是

利不苟貪。終禍少。事能常忍得安身。

閑話休題。單說匡胤見打死了董美英。把鸞帶收回。繫在腰中。此時的神鈎寶器。已是無用之物了。那鄭恩却在尸傍。踢踢的又踢上幾脚。匡胤道：「三弟。這不過是個賤貨皮囊。你只管踢他何益。我們快去。把大哥的傘車推來。大家方好赶路。」鄭恩聽言。提了棗樹。散開脚步。仍從原路而走。兩個同至坡圍。把傘車推動。直望前行。那柴榮正在那里坐地等着。見他二人。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七

把車兒推了回來。即便起身相接。詢問緣由。匡胤把打死美英之事。大畧說了一遍。柴榮嗟嘆不已。當時三人各各安坐片時。因見日已沉西。柴榮催促起身。行路。於是兄弟三人輪流推拽。在路之間。免不得夜宿。曉行。饑餒渴飲。正是有話即長。無事便短。行走之間。早到了一個去處。那邊有一座關隘。名叫木鈴關。這關隘乃是往來要路。東西通衢。就在平靜之時。也是極其嚴禁的。當下三個行來。離關不遠。柴榮開言。叫道：「二位賢弟。前面就是木鈴關了。這關上向來定下的規矩。凡有過往的客商。未曾過關。必要先起一

張路引纔肯放過關去。二位賢弟且到那首這座店房安頓過宿。待愚兄到關上起了三張路引。明日方好過去說罷。把傘車交與鄭恩。自去填寫路引。不題。且說匡胤與鄭恩把傘車推往招商店去。揀了一間上好淨房。把車兒安下了。叫店家收拾酒飯。二人先自用過。坐着等候柴榮。挨有半時。只見柴榮從外而來。進了店房。覺得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匡胤迎上前來。問道大哥。那路引起了不曾。柴榮道。起雖起了。只是領得兩張。匡胤道。俺們兄弟三人爲何只起得兩張。柴榮未及開言。探身先往外面一張。看見無人。方

纔輕輕說道。二弟。你如今難過此關了。匡胤道。兄長小弟爲何難過此關。柴榮道。二弟。你難道不知麼。只因你在東京。殺死了御樂。朝廷出了榜文。遍處訪捕兇身。不料漸漸的露了風聲。你家父親恐怕連累自己。出首了一本。因此漢主把賢弟的年貌姓名。着令畫影圖形。通行天下。廣捕正身。方纔我到關前。親見圖樣。果與賢弟無二。及看告示上的言語。十分利害。愚兄心甚驚惶。欲要設個計兒。賺過關去。又恐恐關嚴緊。易至疎虞。倘或查出。反爲不美。所以只起了二人的路引回來。別作商量。匡胤聽了這翻言語。只說

得目瞪口呆。低頭嗟嘆。鄭恩道：「二哥，你愁他怎的？依着樂子的主意，咱們明日竟自過關，平安無事，這就罷了。倘然那些馱毬入的攔阻咱們，只消把樂子的棗槌、二哥的棍棒打過關去，怕他再來查訪不成。」柴榮道：「三弟輕言，這般舉動如何使得？況這關上軍士甚多，豈同兒戲？這是斷斷難行，還須別議。」匡胤默默無言，暗自踏躄，想了半晌，道有了。我有個嫡親姨母，住在首陽山後，那里多見樹木，少見人烟，乃是個幽僻之處。咱們兄弟三人，不如投到那里，住上一年半載，待等事情平靜之後，再過關去，投奔母親那里安

身立命方是萬全。不知兄長以爲何如？」柴榮聽說，低頭想道：「我本是個經紀買賣之人，相伴着他富貴公子一來配搭不上，二來又恐招災惹禍，倘然生出事來，那時豈不連累於我？一齊下水，不若暫且避他幾日，再做道理。」便道：「二弟，你的主見果是萬全。愚兄本當陪侍，但因为我常在木鈴關往來，做的主顧生意，那些大小店舖，多要等我的傘去發賣，倘這一次失了信，下回來時就難發賣了。愚兄之意，不若賢弟先往首陽探親暫爲安住，待愚兄進關分發了這些貨物，隨後便來找尋。那時弟兄們依舊盤桓，另尋生計。」一

則於心無掛。二則不致妨碍了。賢弟以爲可否。匡胤道。既然兄長買賣要緊。也是正事。小弟怎敢逼勒同行。但兄長獨自前行。途路之間。未免辛苦。可着三弟相陪。一同進關發貨。倘事畢之後。仍望速來相會。方見弟兄情誼。匡胤話未說完。只見鄭恩跳起來道。咱樂子不去。樂子不去。只因這一翻分別。有分叫虎伴同途。克盡裨袍之義。龍蟠異域。幸免陷阱之災。正是。

方圖叙首天長日。

豈料分離轉盼時。

畢竟鄭恩果肯去否。且看下回便見端詳。

編謎求婚似疑鄙賤。神鈞捉將亦覺乖張。蓋美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三

英既以報讎爲心。雪恥是念。則宜將匡胤而害之。其心始快。將柴榮鄭恩而害之。其心方快。更將匡胤之一門眷屬盡害之。其心更無往而不快。奈何計不出此。妄念絲蘿。置恥讐於滄海。結連理於寇讐。顛倒是非。變易終始。則其自處已失輕重之宜矣。何怪他人嚴示鉄鉞之誅哉。此美英之香銷玉碎。亦理之所當然耳。

看鄭恩之破法。每次異樣寫出。絕不雷同。看去風流。聽來奇趣。閱之可以廢寢。可以忘餐。

神鈞光燭鸞帶風生。兩件寶貝。真中已有仇讎。

之兆矣。可惜人工向背。徒成畫餅。充饑縱使生  
命安全。何補望梅止渴。  
起路引一小事耳。亦易於點過。而柴榮回來。偏  
有許多周折。看他從面色上寫起。漸漸說到不  
得過關。便見地步寬而景致舒矣。蓋其手寫本  
題。而神追下意也。

飛龍傳

第十二回

篤朋情柴榮贈衣

嚴國法鄭恩驗面

詩云

褕袍相贈古人情。

况是同盟共死生。

義聚果堪聯管鮑。

心交端不讓雷陳。

合離自是神明主。

得失終歸造化憑。

我勸君而君勸我。

莫將名利亂中忱。

又云

聚百無幾一旦分。

前途難以遇汝墳。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莫嫌世情多相阻。

國典從來不讓君。

話說趙匡胤見柴榮不肯同往首陽山去。只得叫鄭

恩作伴柴榮進關發貨。等待事畢之後。然後再圖會

而。只見鄭恩大聲叫道。樂子不去。樂子不去。叫大哥

自去賣他的傘。咱樂子情愿跟着你走。方纔好哩。匡

胤道三弟。你有所未知。大哥生來心慈面善。易被人

欺。故此叫你同行。凡事之間。便可商議。你當聽從。方

是正道。鄭恩道。樂子的心性。只是喜歡着你。怎麼你

這般強着咱行。匡胤道不然。俺們在路。曾經大鬧了

幾場。此去前途。倘有餘黨作難。料大哥怎能當抵得

有三弟陪行。便可護持。這是論理。該然再勿推阻。鄭恩道。既然要樂子同伴。樂子也不好拂你的盛情。但咱們所取董達的這些銀子。二哥可分一半去。好做盤纏。匡胤道。這也不消費心。愚兄畧有幾許用度。但這項銀子。你可交與大哥。添作資本。也見賢弟高誼。又叫一聲大哥三弟。趙某就此告別了。鄭恩上前一把手拉住了。叫道。二哥。你且慢走。待樂子去買壺酒來。與你送行。匡胤道。三弟不必多煩。愚兄即欲行程。就此分別。倘若久在此間。走漏風聲。反爲不諧。鄭恩道。我的二哥。既然盤纏一些也不要。怎的連酒也不

肯吃些。你的性兒。覺得太急了。樂子怎麼捨得你去。一面說着。一面想那不忍分離。不覺心窩裏一陣酸楚。兩眼中汪汪洋洋。撲撲簌簌的。弔下淚來。說道。咱的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樂子向在村庄。賣些香油。因遇着苗先生。叫咱送柬帖與你。不想在黃土坡結義了兄弟。指望時常依靠着你。豈知木鈴關。畫影圖形。要來拿捉。咱弟兄們在此分手。但不知何時何日。再得相逢。咱的有仁有義的二哥。你休要想殺了樂子。說罷。又自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好像孔夫子哭麒麟一般。足有二十四分鬪熱。柴榮也在旁邊拭淚。

匡胤見此情。直意切心下。也是感傷。眼中不覺流淚。叫道。三弟。你休要煩惱。我有幾句言語相囑。你須切記。方纔愛我之心。目下雖在別離。相會自然有日。惟念大哥爲人。一生慈善。遇事畏縮。我今只把兄長文付與你。凡事之間。必須耐心相得。切不可使性生氣。傷了兄弟之情。倘有身體不和。務要小心看視。纔見右誼。我雖遠別於心。亦安。又叫柴榮道。兄長小弟。還有一言相告。望兄記取。小弟今日投親。實爲無奈。兄長此去進關。自有三弟相陪。可以放心。但他是个粗魯之人。凡事不必與他計較。此去發完貨物。得利之時。切須早到首陽山來。弟兄重會。免得兩下睽違。更多掛慮。柴榮答道。賢弟金玉。愚兄領受。但愚兄也有叮嚀。亦望賢弟緊記。你係逃災避難之人。相貌又易識認。此行。凡般俱要收斂。慎勿惹禍招災。且到令親處躲過幾時。待事平之後。自有重逢。只此須當雷意。匡胤道。不勞兄長憂思。小弟自當存念。說罷。就要拜別柴榮。鄭恩無可奈何。只得送匡胤出門。到那雙岔路口。各各洒淚而別。正是世上萬般悲苦事。無過死別與分離。有詩爲証。

避禍聊趨山僻間。

路途分袂各心煎。

征人感念宵旰事

淚滿長衫魂夢顛

按下。巨亂趨往首陽山不捉。單說柴榮。鄭恩。復轉招商店。不覺天色將晚。二人用過了酒飯。柴榮道。三弟。今日天氣已晚。過關不及。且在此間宿了一宵。明日走罷。鄭恩道。果然大哥說的不錯。樂子也無奈。有些力乏了。且睡他一夜。明日走也未遲。說罷。即便放翻身軀。倘在炕上就睡。柴榮道。你且慢睡。可將車兒上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後安宿。鄭恩聽說。咽喉兒的扒將起來。說道。果然大哥說的不差。樂子委實疲倦了。因此把這事情幾乎忘了。即便走起身來。疾忙奔至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四

車邊。把那被套兒和褲兒裏的銀子。一併將來。提到炕上。安放好了。又便將身放倒。倘好睡了。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怎麼這般貪睡。我還有話講。你且起來聽着。鄭恩一心要睡。那肯起來。只說道。有甚說話。趣着樂子醒在這裏。快快說着。莫要延挨。誤了樂子睡的工夫。明日不好走路。柴榮道。想見並無別事。只爲你自從相會到今。下身尚無遮體。裸腿赤脚。奔走塵途。幸而天氣溫和。走的多是孤村小徑。所以靠這長袍。遮掩。將就權宜。明日遇關。非同見戲。倘若關上收檢之時。見你如此形容。露體。豈不動疑。我方才見店對

門有一家布舖子。你趁今夜去買他二三丈布疋。就煩這裏店主婆做上一條中衣穿了。方好過關。況目今天氣將寒。更是要緊。鄭恩道。樂子精着腿慣的。怕那馱毬入的。怎麼你難道不曉得麼。前日董美英的。妖法也虧樂子赤身裸腿。纔得破了他的。咱們明日過關。還自這樣精着看他。有甚法兒。他若沒有說話。放了咱們便罷。倘然驚動咱時。叫他吃咱的棗樹大哥哥。你也不必多情。樂子委的乏了。睡覺要緊。也沒有什麼閑工夫去買什麼布疋。柴榮再要說話。只見鄭恩早已呼嚕呼嚕的睡着了。柴榮道。這厮直是粗魯。

之人。一心要睡。連身上的穿着。也都不管。殊爲可笑也。罷待我與他料理。且去周備這些物件。然後安睡。遂帶了些碎銀鎖上房門。走出店來。可公的天公湊巧。人事逢機。却有一個過路的轎夫。缺少盤纏。將餘備的衣褲鞋襪。拾着。正在那邊叫賣。而來柴榮等他。走至跟前。將那人上下一量。也是個長大漢子。遂即叫住了他。把衣服等件。看了一遍。揀了一條布褲。一雙布襪。一雙翰鞋。講定了四錢銀子。一面交銀。一面取了物件。又到布舖子裏。剪了一雙二丈長的白布。裹脚。轉身回至店中。開了房門。叫店小二點上燈火。

鋪牀疊被。把物件收拾停當。緊頂房。成了燈然  
後安眠。正是

饒君褌贈敦知己。怎及安閑入夢鄉。

次日早上。弟兄二人一齊起來。梳洗已畢。柴榮道。三弟。昨晚愚兄與你置備。這中衣鞋襪。裹脚在此。你可穿了。等用了飯。我們好趁早出關。鄒恩接過手來。把中衣穿了。盤了裹脚。套上鞋襪。立起身來。往下一看。便是十分歡喜。道。樂子的大哥。怎好累你費這心。幾替咱置辦得這般齊整。頂是難得。不知費上了多少銀子。咱好加陪兒還你。柴榮道。賢弟。休要說這外話。

飛龍全傳

十二回

六

弟兄情分。那裏論這銀錢。你可收拾行李。用了早飯。快些出門。鄭恩卽忙整頓行李。把褲子裏的銀子。搭着被套。稍在車兒上面。柴榮道。三弟。這過關去的道路。人多捱擠。你將行李財帛放在上面。倘一時有失。不當穩便。依我主意。不如把傘子盤開了一層。將這銀子被套。藏在中間。上面再把傘兒壓着。這便行路穩當。萬無一失的了。鄭恩聽罷。把嘴一啞。道。大哥。你忒煞小心。過火了。這些須小事。怕他怎地。前邊有我拽絆。後面有你推走。前後照應。那怕這些三駝毬入的。敢來捱虎鬚。咱們走罷。休要多疑。柴榮笑一笑。道。你

既不依我言語。且看你的照應。何如說罷。叫店家收拾飯來。弟兄二人用過。算還了店賬。把車兒推出房門。緩緩的觀至店門之外。鄭恩肩担棗樹。將絆帶搭掛肩頭。後面柴榮推動。便滔滔的往前行。不止三里之路。來到木鈴關東門。只見有許多過往客商。也有推車兒的。也有挑担子的。趕牲口的。步行的。有負貨的。空行的。那些九流三教。爲利爲名的。都是捱擠不開。鄭恩拽着車子。東一躑。西一擠。再走不上。忽然的一時性起。暴跳如雷。喊叫一聲道。噫。你們這些驅毬入的。擠在這裡。做甚勾當。快快閃開。讓樂子行上。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七

前去。只這一聲吆喝。倒把這些衆人。各各唬了一跳。大家舉眼一看。齊聲亂嚷道。不好了。這黑面的。敢是竈君皇帝下降。我們快快讓他過去。若一些遲了。決有禍殃。哄的一聲响處。衆人齊齊閃開。倒讓了一條大路。鄭恩見了。滿心歡喜道。大哥。快努着力。上前行去。不要遲延。又費氣力。柴榮即忙拚着氣力。狠狠的推走。一直奔到城門口。只見那懸關的軍校。大喝一聲道。賊拿的可拿路引上來。好對年狹柴榮。遂把車兒歇下。往便袋裡摸出兩張路引。舉步走到關官廳前。雙手的將路引送將上去。傍有隨從等人。接了展

放案桌之上。那關官看了引詞。復看柴榮面貌。身材年紀執業。逐一相到。一些不差。然後過去。又把鄭恩叫將上去。看一看路引。瞧一瞧。鄭恩諦視數遭。徘徊半晌。忽然把案桌一拍。喝叫一聲。軍校們。與我拿下。原來你幹下迷天大事。今日自投羅網。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傍走過十數個軍校。登時把鄭恩拿住。柴榮在下面見了。這等光景。摸頭不着。分辨不得。只是心驚胆戰。目定口呆。這鄭恩却也冠冕。憑他拿住。不慌不忙。哈哈大笑道。好個馱毬入的烏官。樂子就要過關去。做買賣。你們憑的。把咱

拿住。想你排下酒飯。要與樂子拂塵。也該好好兒說着。樂子最是歡喜。再沒有不領情的。只是那上面的關官。又把鄭恩看了一遍。大喝一聲道。軍校們。與我把這廝臉上的擦去。這是明明紅臉的。故把烟煤搽抹。欲要賺過關去。天幸的撞在我手。你們快與我動手。把這廝臉上擦去了。黑色。整備陷車解京。軍校答應一聲。扯的扯。揪的揪。內有兩個。即便吐出些塵沫。搽在鄭恩臉上。將手刷刷的。不住擦磨。兩個弄了半晌。絕無一點兒消息。鄭恩把雌雄眼一睜。開口罵道。馱毬入的。樂子臉上。又沒有什麼。肝膽。爲甚的要你

把唾沫擦我。想要擦齊整些。好去赴席麼。軍校道。你原來不知。我們的老爺。現奉當今聖旨。頒下來的。爲因紅臉的名。叫趙匡胤。殺了女樂一十八名。棄家逃奔。故此各處門津城市。張掛告示。有人捉得。解送京師。千金重賞。萬戶侯封。今日見你這副尊容。恐怕是紅臉的。把這黑煤搽得這般。所以叫我們驗看。若是擦不下黑來。便是真的。方纔放你過去。鄭恩聽了。方纔明白。心下暗想道。早是二哥沒有同來。若聽了樂子。同土關來。便要受累。便大喝道。馱毬入的。你們只管擦我做甚。敢是沒有眼珠兒的。樂子的這張臉兒。是天佛叫我爹娘生就的。怕你怎麼。衆軍校也不回答。只是擦磨。復又擦。磨多時。兀是本來面目。不曾有半點便宜。曉得果是生就的。只得住手。走至案前。稟道。這人不是紅面。果係生成顏色。小的驗看明白。並非搽抹假冒等情。乞老爺發放。那官聽罷。又把案桌一拍。道。只怕你們看驗的不得巧法。草草塞責。被他瞞過。怎麼生成的。便生得這般。破惡。憑地難看。你們須要看得親切。方有着落。軍校道。小的們用盡心機。出盡氣力。擦了這一會。無奈指頭上一些子。也沒有黑影兒。還說不是生成的麼。那官兀自不信。立起身。

走出案來。至簷前。又自盤旋迴繞。反覆周張的。看了一遍。也把指頭親自在他臉上。擦磨了一遭。見無影形。委是生成的。只得喝聲放他下去。過關罷。軍校答應。登時把鄭恩放了。下去。只聽得噹噹的敲了三聲。雲板。軍校又吆喝了一聲開關。那守關軍士。便把關門大開。後面的這些經商客旅。也便上去。驗明路引。彼乃平常人等。對驗便無阻隔。頃刻間陸續而來。一齊爭先奪後。闖出關去。倒把柴榮的車兒。裹在中間。東一斜。西一歪。百忙裏又不湊巧。偏偏的柴榮又把鞋兒擠脫了。正在那裏連推帶走。拔那鞋兒。鄭恩又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只顧前邊拽走。兩下裏各不相照。此時便有那等剪絡小人。瞅个空兒。手疾眼快。把那傘車上掛的一捆兒銀子提去了。及至柴榮拔得鞋兒起來。又不去細看。推着車兒。竟望前行。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笑

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弟兄二人。推着車兒行走。離關未及十里之路。鄭恩回頭說道。大哥如今將這傘兒。到那里去發賣。柴榮道。離此還有十數里。地名泌州。到那城內。多半是我的主顧。那時就好發賣了。鄭恩道。憑地時。咱們當真的赶走一程。到那里發完了貨。樂子好早早的

相會二哥柴榮道便是。鄭恩遂把絆繩重新背於手內。擒着棗樹。洒開大步。奔走如飛。像那梁山泊上的戴宗。用神行法一般。望前飛奔。這是什麼緣故。原來他要趕到了沁州。卸下了貨。好圖哺餵的意思。正是。

只圖自己觀頤樂

那顧他人力氣微

鄭恩望前飛跑。他的力又大。腿又堅。自然跑也得快。這柴榮雖然執業粗微。終是身柔力軟。往常行走。順性而行。今日在後推着。也是飛跑。那里配搭得上。舉首觀天。酷似飛雲掣電。斜睥視地。儼如倒樹移林。只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上

覺得喪氣垂頭。喘息不止。只得叫道。三弟慢慢的行。愚兄跟你不過。鄭恩那裏肯聽。低着头。只顧奔跑。反把柴榮帶得脚不沾地。手不纏身。口內喊叫道。賢弟慢慢而行。愚兄手已拉壞。足已傷踐。實行不得。你爲甚這般逞力。鄭恩只是不依憑。你叫破喉嚨。彼却越拉得緊。越跑得快。但見車輪滾滾。塵霧簸揚。真如星鏢梭光。一瞬千里的光景。柴榮心下發極。氣喘吁吁。只得罵道。黑賊。你不該這般作耍。論理也還我大你小。難道沒有我兄長在眼。便是這等放肆。倘然拉壞了我身軀。投到當官。怕不打斷你的腿筋。鄭恩在前。

只當不曾聽得一發如飛風行火速。那消半個時辰。早到泌州城下。鄭恩方才立住了脚。嘻嘻的笑道。爽快爽快。這十數里路。直得鳥事。只是造化了你。不十分用力。此時柴榮只走得渾身是汗。遍體皆津。立定身兒。靠在車傍。張開了口。只是發喘喘了半日。方纔心定。復又罵道。你這黑賊。幾乎拉殺了我。那裏有這般行路。說來總不依我。直爲可恨。鄭恩聽了。使着性子。把絆繩一摺。道你好沒道理。不說自己走得慢。反來怨着樂子。拉壞了你。什麼手。還要黑賊白賊的亂罵。早上吃了飯。此時肚裏又餓了。咱們趕緊兒。到城

內吃飯不好。倒在路上干餓。柴榮道。既然肚內饑了。也該好好的對我說知。路上那一處沒有酒飯店。偏是忍餓亂跑。真正是個蠢才。快進城去。安頓了。便好吃飯。鄭恩心中尙是氣烘烘。拉了車。步進東門。走上二三十間門面。見那路北裏一座店房。柴榮道。這是個張家老店。向來是我的寓處。房東爲人極其忠厚。我們原在這裏安歇。覺得便適些。鄭恩笑道。樂子也不管他忠厚不忠厚。只要有酒有飯。便是合式。當時弟兄二人。把車拽進店去。說有店小二前來相接。見了鄭恩。心下吃了一唬。口內嚷道。有鬼有鬼。退走不

迭柴榮上前一把拉住了。說道小二哥。你因甚這等害怕。這鬼在那里。小二聽罷。纔把心神安定。叫聲柴客人。不知你路上有甚担攔。惹了甚的邪祟。帶這黑鬼到我店中作禍。如今現在你背後立着。你自不見。還說沒有鬼麼。柴榮道。你原來不知。這是我兄弟。你怎麼錯認爲鬼。小二道。我終不信。世間那有這樣的黑人。我們家下掛的鍾馗圖像。也還好。看些那鄭恩在後聽了。方纔明白。哈哈大笑。走將過來。叫聲店小二。你這駢毬入的。樂子本是個人。你偏要當鬼。你且來識認識認。看樂子是人是鬼。那小二聽了。這般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七

言語當真的。放大了胆。穩定的性。走上一。步。定睛細看。此時却當日色斜西。那日光照耀。明見鄭恩的影兒。橫擔在地。心下頓時省悟道。我錯認了。我錯認了。若說是鬼。怎麼有起影兒來。這明明是。人無疑了。開言道。黑客人。小人有眼無珠。一時莽撞。認錯客人爲鬼。恁般得罪。莫要見怪。鄭恩道。你旣認明了。樂子也不來怪你。只是咱肚裏饑餓難當。快取酒飯進來。咱們好用說罷。弟兄二人。把車兒推進了一間寬大潔淨的房中。安放停當。却值小二把酒飯送進。二人照量各用畢。鄭恩走至車前。細把行李檢點。舉眼一看。

只有被套。那褲兒裏的銀子。却不見了。心下呆呆的。作想了一回。又把被套摺在地下。轉過來翻過去。尋一會。看一遍。踪跡全無。不覺心頭火發。暴跳如雷。只因這一翻費氣。有分付。種下破面之根。有玷同心之誼。正是。

不紅暗裏剝牀患。

怎得昭然漁散情。

不知鄭恩忘的費氣。且看下回便見分明。

以仁義稱阿哥。便見他人盡無仁義矣。以恩愛。須長兄。便見他人皆不恩愛矣。蓋貌雖投分。心實過乎連枝。誼雖交融。情實篤乎好合。似此依。

飛龍全傳

第十二回

十四

戀不違倍深。孺慕何羨灼艾分痛。大被同眠。哭有真假。中心所發。勢難遏抑。卽爲真也。哭有實虛。至情所流。一誠无妄。乃爲實也。鄭恩之哭。真心也。實情也。由愛戴而發。爲悽楚之情。本戀慕而出。爲滄泗之呪。誠由平日之友愛也。深。故於臨岐之悲。哭也切。彼夫假仁假義。虛友虛恭。一切虛假。貓頭若合。觀此真心實情之鄭恩。必至愧殺。必至唬殺。

匡亂臨別時。纔說不可使性。有傷兄弟之情。便說身體欠和。須要小心。看觀大畧。看去不過握。

別叮嚀臨岐囑托依依不捨話頭而已。及看後  
文店中抱病反目分離方知此處並非活套浮  
詞印板說話。蓋其特爲下文許多變端故此預  
作點睛冷放關照誠有克起鶻突之趣。  
柴榮爲鄭恩置買物件初言買布叫店家做。果  
爾隨此鋪排終恐支離瑣碎零碎無情而作者  
偏有異徑於無意中遇着驕夫叫賣衣裳且得  
之者現成用之者合式。旣免倩人造作之勞。又  
省筆墨繁瑣之弊。其深得水滸金針之秘亦復  
不少矣。

寫木鈴關上稽查盤詰毫髮不肯放過真是嚴  
之至禁之盡矣。蓋其手寫本題眼射匡胤過不  
得此關去也。正是借賓定主之法。

關官幾遍喝叫拿下幾令人捉摸不住。直至第  
二遍方始說出恐是紅面抹黑嗟乎紅是紅也  
黑是黑也。紅而豈可加其黑。黑而豈得變其紅  
哉。紅黑之不可相假猶冬之不可指爲夏。葛之  
不可目爲裘也。彼匡胤人傑也。丈夫也。焉肯行  
險僥倖作此掩耳偷鈴之事哉。雖云事恐或有  
然而關官已矣之愚矣。

此處若不將褲裏銀子失去。下文怎好開出吃  
盡傘本一言不合棄之如遺許多眩目驚心妙  
義。猶水滸傳張順稍金請安道全江邊遇劫。一  
樣理法。一樣主意。  
也該好好對我說。正與前文也該好好請我作  
章法。

第十三回

紫君貴過量生災

鄭子明擅權發貨

詩曰

北山種松栢

南山植蕨藜

彼此雖同望

志向各有宜

華歆慕勢焰

管寧樂清夷

割席分栢處

友道將何期

君看朋類者

口腹已難齊

資財成冷刺

酒食作品題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我自陶我情

彼亦從彼意

會忍高枕卧

一任合與離

話說鄭恩不見了褲兒裏的銀子。展開雨傘不住的翻騰尋覓。並無影嚮。口內不住的吶叫。那柴榮在傍問道你尋什麼東西。這般鬧着。鄭恩道大哥你可見那褲兒裏的銀子麼。柴榮道這銀子在不鈴關外。走出店時你連被套兒一總放在車兒上的。怎麼如今問起我來。鄭恩又把傘兒盤下幾包。細細尋覓。當時全無急得心頭火發。暴跳如雷。大叫道不好了。丟了財帛了。不知甚麼時候被那個野蠻人釣偷了去。柴

榮聽了。也跳起來道。黑賊。我曾叫你把銀子安放中間。下面將傘包兒壓住。你偏扭着己心。放在上邊。自爲穩妥。還說會得照應。如今却把來失了。究竟你的照應何如。鄭恩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撮着唇努着嘴。露着眼。感着眉。喝聲道。老柴。你講什麼老大的話。樂子在前拽紮。你在後面推走。樂子又沒有背後眼珠好來睜看。你在後面倒不看見。你去想着。這個照應該是你的。該是樂子的。自己不肯當心。反來埋怨樂子。兀的不屈氣殺了人。柴榮一發怒。極道。你這黑賊。只因你拘着自己主意。不肯聽我的言語。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二

輕輕的把這銀子失了。反道我埋怨你。你且想着。這是明明你自己差了。倒來喧嚷於我。我怎肯服你。鄭恩聽了。把柴榮啐了一聲道。原來你是不會道理。的驥漢。只顧說這些屈話。怨着樂子。可知得這些銀子不是容易得來的。費盡了樂子多少心思。多少氣力。方纔取得這項財香。我那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分毫不要。把來都與你做。敗傘的本錢。誰知你福薄命窮。沒有造化。反送與別人受用。不去怨恨自己。運低。偏來怨着樂子。沒有照應。你這樣不明道理的人。樂子有甚氣力。再與你說話。說罷。跌了臉面。向外

坐着只是歎氣。那柴榮聽了這一席說話。倒覺得頓口無言。低頭歎氣。暗想鄭恩之言。亦似有理。這事原算我不是。我埋怨他。愈覺差了。只得開言道。三弟如今也不必說了。果係愚兄命運低微。難受這異途之物。但既經失脫。已落他人之手。想要重去尋來。難言可望矣。俺們爲今之計。且把被套收拾起了。將這傘兒担掃塵埃。收拾好了。便去發店貨完之後。也好去尋你二哥。以圖相會。你也不必氣怒。快來動手。鄭恩見柴榮如此方纔回過臉來。說大哥說的不差。遂把被套放在炕上。轉身與柴榮一齊卸下雨傘。一柄一

柄的。揮去灰塵。現出新鮮顏色。又點一點數目。仍舊安放在車中。推向外廂空房中放下了。看看天色將晚。二人忙了一回。肚中又覺餓了。柴榮便叫店小二收拾粥來用。鄭恩道大哥。這希粥湯。空鬆易餓。怎能充得餓腸。小二哥。你可打上十觔麵餅。拌下一籠麵湯。纔勾我弟兄兩個一飽。柴榮道也罷。小二哥。你粥也煮來。餅也打來。各隨其便。小二道。柴客官。你在我店中住的朝數已多。難道不知我們店裏。只有一副鍋竈。怎麼做得兩樣飲食。不如就依了這位黑客人。打上麵餅麵湯。吃在肚中。也可耐餓。鄭恩聽了。滿心

歡喜道小二哥你怎麼的這般伶俐做人湊趣說來合着樂子的心窩咱樂子其實歡喜着你你快去收拾進來咱們好受用常言道賣飯的不怕大肚漢店小二巴不得這一聲便順着鄭恩的主意卽忙答應了一聲出去登時收拾打了兩盤大餅捍了一鍋麪湯遂卽送進客房擺在桌上鄭恩見了只喜得心花開放眉眼笑揚說道好好一面說着一面拿起快子也不管柴榮吃不吃不顧熱湯難吞竟似狼餐虎嘍任性餽飯吃一回餅飲一回湯不消半個時辰早吃得盤底朝天罄空盡竭方纔把快子放下叫聲大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四

哥這樣好東西你怎麼不吃柴榮道等你吃得噉了我纔來吃鄭恩道大哥你原來好爭嘴的叫聲店小二你再去多多的添些麪湯打上些好餅進來等咱大哥好用小二聽了把脖子一縮舌頭一伸暗忖道這黑廝藏着什麼量兒看他把兩個人的飲食竟自一個獨吞還要叫添真是個饕食包了卽時往店中又打了兩盤餅捍了一獲湯送將進來鄭恩道大哥如今可吃些了柴榮笑了一笑道好好卽便拿起快子取了一個餅盛了一盞湯慢慢地吃下只吃得兩個餅兩碗湯便把快子放下了鄭恩道大哥這樣好

東西怎麼只吃得一點兒就住了手。柴榮道：「憑兄量淺，已是滿腹足矣，不能再吃。」鄭恩見他不吃，遂揀了兩個大餅，又盛了一盞湯，送將過來，必要他吃。柴榮拗他不過，只得熬着飽，勉強加了下去。其餘的餅湯，又是鄭恩包下了肚，遂把碗碟，叫小二收拾了去。此時已是黃昏光景，弟兄兩人各自收拾牀炕，兩下都已安歇。鄭恩飲食滿望，心事毫無，倘上炕竟是呼嚕呼嚕感夢去了，不想那柴榮食量淺小，多吃了這兩個餅，肚中就作禍起來，眠在炕上，甚覺發痛，又想着鄭恩量大，供給費多，千思百想的，挨着肚痛，側耳聽

那外面適值天又下起雨來，心下又自想着明日的貨，都分是發不成了。又添了這一段愁悶，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耳邊，又聽了鄭恩這般好睡，但聞他呻呻吟吟，嘴內說出許多夢話，真是無掛無碍，適性安眠。不覺歎了一口氣道：「你看我憑的，海氣枉有了這厮作伴，遇着事情，只憑着自己粗魯，通無商量，除了這吃睡兩項，其外一件也不曉，半點也不管實爲可惱。因此又添了這一段憂惱，不覺氣裏食食鬪氣，氣食相攻，固結不解，漸漸的頭發重，眼發昏，那心頭一似炭火般的發燒起來。一夜裏呼喚呻吟，何曾合眼。」

挨至天明。鄭恩即便起來叫聲大哥。你看天色已是明透的了。只是有些雨濛濛兒。你快些起來。越着雨還不大。便去往店家發脫了貨。收齊了賬。極早回去。好會咱的二哥。莫要延挨遲了日子。柴榮聽言。指望將身坐起。誰知頭眩眼花。挺身不住。捱了半晌。那里掙扎得起。鄭恩道。想是大哥有些不耐煩麼。這不妨。可着店小二。捍些軟軟的麪湯。吃下幾碗。包管就好。柴榮道。三弟。我只爲昨夜多吃了幾個麪餅。腹中停阻得了此病。怎的可吃。若有熱水。要些來呷呷。鄭恩遂叫店小二。燒了一壺熱水。打發柴榮吃了幾口。依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六

舊倘在炕上不住的哼哈聲喚。鄭恩並不理論。把柴榮的銀包。撒在腰間。往街坊上。閑擡望見酒店。即便買些酒食。充腸吃得有八分酒意。然後回來。那柴榮正在炕上。熱極心昏。唇喉乾燥。叫聲三弟。若有冷水。要些來呷呷。連叫數聲。不見答應。翻身向外一看。只見鄭恩正進房來。立脚不定。把身子搖擺。口中只叫。好酒好酒。樂子再吃不得了。柴榮見了。氣惱不遇。欲要責罰他幾句。又碍着情義兩字。只得隱忍下了。正是

是

病者悶千般

不病自欣歡

縱他長好飲

情義便爾寬

當下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把些冷水我吃。鄭恩帶着酒意。便叫店小二取了一瓢水來。柴榮呷了幾口。依然睡倒。那鄭恩已入醉鄉。任遊夢境。從此以後。看看約過了三四日。柴榮的病症。越加沉重。自己無奈。只得叫聲三弟。你去央煩店家去請一位明理的太醫來。看看這脈息何如。鄭恩依言出來對小二說了。小二就去請了一位太醫。叫做劉一帖。真個脈理分明。用藥效驗。曾有西江月一詞讚他好處。

歷代相傳醫學望聞。問切匪誇。難經脈訣採精。

飛龍全傳

第十一回

華。生死機關的確藥。按君臣力。卓分錢配合無差。症病彰治不虛。花劉一帖名傳海角。

當下小二請了來家。延進客房。來至柴榮炕前坐下。舉着了三個指頭。將兩手六脈。細細的捻了一翻。已自明白。又把那身體看了一遍。但見四肢冰冷。遍體發燒。鼻孔流青。臉面帶瘰。唇乾口燥。神氣虛浮。說道。尊兄的貴恙。乃是夾氣傷寒。勢非輕比。理宜舒氣消食。與神發表為當。最要不可動氣。若一動氣。雖不傷命。其症恐難即愈。遂撮了兩帖柴胡散。藥案開寫明白。白加引燈心竹葉生薑用水兩盞煎至八分。溫服。寫

畢。并藥遞與店家。相屬病人。務要小心保養。調氣安神。柴榮稱謝。就叫店家在外取了一把戥子。將鄭恩身邊的銀子稱了三錢。用紙封了。送與劉一帖。爲藥資之敬。那劉一帖又說了一句保重。辭謝了。便自回家。店小二遂把藥餌。并藥罐。火爐。柴炭等類。遞與鄭恩道。鄭客人。你可用心煎劑。足要八分。卽刻溫服。我因事忙。不及奉陪了。鄭恩道。樂子知道。便把那藥。抖在罐裏。加了藥引。又加兩盞清水。完備了。隨將火爐內炭生發好了。纔把藥罐端上。煎篤起來。誰知鄭恩此時已有幾分酒意。醉眼矇矓。看守了一回。不覺打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八

盹起來。呼呼睡去。約有半個時辰光景。忽被感夢驚覺。睜眼一看。那藥已煎乾。冒烟焦臭了。鄭恩暗暗跌脚。心內叫苦。没法奈何。只得又舀了一盞清水。添入藥內。煎了一回。不管七分八分。涼了一涼。拿到柴榮面前。叫道。大哥起來吃靈丹妙藥。柴榮掙起身來。接過湯匙一飲而盡。叫道。三弟。這藥因甚有些荷包灰氣。鄭恩笑道。大哥。你可也不聽見。那太醫說麼。這藥叫做柴胡散。自然有些荷包臭的。如今只要病好。管甚氣味。說罷。接了盞兒。又去煎那第二帖藥。這一回。鄭恩就着實用心了。煎勾多時。恰有八分。把來遞與

柴榮吃了仍復睡好。無如病熱隨常不能痊愈。鄭恩全不在意。任性閑遊。每日只好酒食上畱情。花費暢懷。臨晚帶醉而歸。口裏常說酒話。柴榮見了。一言不出。悶在心裏。終日望輕。其如反重。只因積氣在心。有憂無樂。所以不惟藥醫無效。更且病熱轉添。十分沉重。鄭恩那裏放在心上。自己只管胡廝。一日早起無事。猛可的想起道。這棗樹樂子自從十八灣相救。二哥以來。一路上虧了這件妙物打賊防身。只是粗細不勻。灣曲得不好看相。如今趁着大哥有病在此。樂子又空閑無事。何不把他去出脫出脫。也得光光兒好看。覺道有些威勢。想定主意。捅了棗樹。走出店門。往街坊一路行來。尋着了一家木作店舖。遂叫匠人整治起來。頃刻之間。剗成了一根大大的棍兒。整溜光圓。堅剛周正。鄭恩拿在手中。甚覺合式。心下十分歡喜。即時身邊取出些銀子。謝了匠人。回身便走。路上又買些酒食。吃飽了。慢慢地回到店房。只見柴榮昏昏沉沉睡在炕上。他也不去問安一聲。竟自放下了棍子。走至炕前。仰翻身軀。開懷安睡。正是

任君多少名和利。怎此安然醉卧閑。

自此鄭恩終日往街坊閑走。快樂不上幾天。早把柴

樂的那包銀子。听得罄盡。約過了十七八日。柴柴的病勢。尙不能痊。這日清晨。鄭恩起來。剛欲出門。只見店小二攔住道。鄭客人。且慢出去。小人有一言奉告。鄭恩道。你有什麼話兒。快些說來。小二道。小人的愚意。欲把這食用房錢。算這一算。告求資發。則个。諾賬簿在此。客人自己去。看。除了病人不算。只是客人一位所用。每日三錢。共有一十八天。該付足銀三兩六錢。望卽見惠。感情之至。鄭恩道。小二哥。你與樂子算賬。却不中用。等咱大哥病體好了。也不爲遲。小二道。客人。你要體量我的下情。我是開店的人。靠這生涯。

過日。又無田產。又無屋宇。如何有這長本錢。把來供養。況且每日伺候客人的飲食。多是賒來的。若是等你貴夥計病好還賬。知道幾時纔能殼好。眼見得目前便沒米下鍋。連小人的店鋪。也是開不起來。不如把這宗銀子。先清了。又好從新措辦。且得客人在此容易服侍了。豈不兩全其美。鄭恩想了一想。道。小二哥。這飯錢。雖該還你。但是咱大哥的銀子。多被樂子用完了。這却怎處。小二道。客人。你原來真是呆的。現放着米囤兒。情愿餓死。却不自害自身。你銀子用完。這貨物尙在。何不把這車兒。兩傘。發脫他一半。還了。

我飯錢餘下的。又好終朝使用了。鄭恩道。小二哥。你的主意果然不差。樂子其實歡喜着你說罷。卽同店小二出去。往兩個舖家說了。遂把雨傘發脫了一半。共得十二兩銀子。當時回至店中。付還了三兩六錢飯錢。剩下八兩有餘。鄭恩撒在腰間。供給自己酒食之費。不上八九日。早已用完。止剩下精光身體。不意鄭恩自得小二提醒。把雨傘發賣。吃了這甜頭。沒有使用。便把雨傘貨賣。不消半月。又把那半車兒的雨傘。做了烏有先生。正是口裏肥膩皮裏消肉。看看約有四五十天。那銀傘銷完。柴榮的病也就輕了。漸漸

鮮艷。畧可掙扎得起。一日柴榮叫店家進來算賬。那店小二進來。對柴榮說道。柴客人。這賬也不必再算。除了令弟兩次還過六兩六錢。餘外只該找我三兩之外。便是清楚。從明日又是重起。柴榮聽言。呆了一回。心內想道。諒這一包銀子。多分被他用完了。雖然他的食量甚大。費用過多。然也虧了他煎藥服事。也就罷了。只得對店家道。既如此。煩你去請那主顧舖家來。我就當面發脫了貨。收齊銀兩。便好找你的飯錢房金。我們也得回鄉生意。那店家聽了這話。頓時間臉兒上泛紅泛白。沒做理會處。只是呆呆的。望

着鄭恩點頭聽眼。那鄭恩也是慌慌的搓手擲脚。看着店家。兩個瞧了半晌。通沒理會。那鄭恩低頭想道。完了。樂子只顧了自己使用。不該瞞着大哥。把傘兒一齊發脫干淨。如今只好對他說話。又捏了一會。料瞞不過。只得叫聲大哥。你的雨傘。原要發脫的。却是樂子替你賣了。柴榮聽了。如半空中打个霹靂。驚駭不迭。慌忙問道。三弟。你又不知行價。怎的發脫了。不知賣了多少銀子。拿來。我見見數目。鄭恩道。不瞞大哥說。樂子因你有病。在此擔擱日子。其實清淡。不過將這銀子。每日使用。不道多花費在肚內了。因此這

銀子毫釐也都沒有。柴榮聽了這話。大叫一聲。坑殺吾也。將身栽倒。閉了雙眼。暈去半個時辰。悠悠醒轉。口中吐出濁痰。眼內流些潛淚。開言道。我推車販傘。指望趁些繩頭微利。權爲糊口養身之計。不幸病在店中。推了多日。感今病體畧好。思量發貨。誰想辟空的銀傘全無。本利絕望。閃得我無依無靠。叫我怎好回鄉。說罷。又是流淚。那店小二在傍。心內也十分過意。不去。只得相勸道。柴客人。你也不必氣苦了。這財帛是人掙下的。今日用完。明日生意起來。仍然滿載。那里有現放着貨物。不去發賣使用。甘心受苦熬饑。

况你患病將好。調養身體要緊。怎的自己不惜。便要動氣。這鄭客人。生來的耿直。雖然把本錢消化去了。却是與你又是義氣相交。不比別人。小人勸你莫要生氣。和好爲上。總然欠下幾兩店賬。也是小事。你只消下次來還我。就是從今再住幾日。這房錢分文不要。可自放心安養。不必掛懷。那小二勸了一回。自覺不好意思。只推外邊有事。告辭去了。柴榮只得自解自歎。把氣漸漸的消了。側目看那鄭恩。倒把這火盆般的大嘴。掇得高高的。在那裏怒氣。柴榮無可如何。只得叫道。三弟。你也不要惱了。想來這些變更。也多。是我的命運該當。還要說他則甚。如今有話與你商量。鄭恩也就放下怒容。回答道。大哥。雨傘賣盡了。盤纏用完了。止有樂子與大哥。兩個精光身子。還有什麼商量。柴榮道。雖然如此。我還有一個法兒。與你商議而行。只因有這一翻商議。有分叫蠶食鯨吞。還盡了口腹之債。時乖運蹇。生遍了牀蓆之災。正是。

英氣未能舒展日。

雄身正屬困危時。

不知柴榮有甚商量。且看下回。自有分解。

看鄭恩。揆駁柴榮。數言果是當理合宜。勿論其。他卽此背後眼珠。一句便使柴榮無言回答。不

惟柴榮。就使閱者。亦無言回答。不惟一時之閱者。卽百世之下之閱者。亦恐無言回答也。蓋柴榮在後。所日而見之者柴榮。所憑而照之者柴榮。是照應之任。責在柴榮也。若鄭恩在前。所開道路者鄭恩。所行辟人者鄭恩。是背後之言。安怪鄭恩也。如欲以不知背後之鄭恩。而嚴責周照。以理宜照應之柴榮。而寬恕推辭。問諸天下之人。恐無是理也。以天下之人。而不得曲爲詞。則柴榮安得而辭其責歟。

將傘車安放在外廂房。便與卧房間隔。使鄭恩

飛龍全傳

第十三回

變賣柴榮目。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矣。此亦水滸金針。安插註脚之法也。

處處寫鄭恩。不忘匡胤。皆是天性盎流。不可遏抑之趣。

熱水呷呷。冷水呷呷。是一回中對鎖作章法。

鄭恩呻吟。是夢境。柴榮呻吟。是病貶。兩下形容。各顯一般身分。

一邊病重。無計可愈。一邊安閑。畱意陶情。趁阿哥有病。便去整理器械。何等自在。何等快活。

右來柴榮之抱病。鄭恩之賣傘。二者皆小二釀

成之也。何則始以柴榮要粥。鄭恩要餅。小二便迎鄭而拂柴。貪其錢而不過人之量。繼而勒算店賬。逼還飯錢。小二之勢狡而言甘。得其計而不顧人之物。迹其所爲。若此。孰非小二釀成之乎。夫小二釀成之。則鄭恩有所受之也。故飲湯餅。柴榮已適可而止矣。鄭恩乃強逼其再用。非鄭恩逼之也。小二逼之也。發傘於鋪家。幾次之銀。正供酒食之用。非鄭恩主之也。小二主之也。若以二者之罪而徒歸諸鄭恩。是猶長者授刃於幼者而教以殺人。及其事敗。刑法隨之。施之幼而不施之長也。夫幼者何辜。受長之刃。而承其命。卽以受國之刑而隕其軀。有如是耶。逼其道以觀鄭恩。則鄭恩何辜。受小二之指使。卽以受柴榮之訶責耶。夫逼食。鄭恩原不欲。小二使之也。發傘。鄭恩本不知。小二使之也。小二使之。則小二釀成之也。噫。小二烏能逃此二者之罪也。

第十四回

爲資財兄弟絕義。因口腹兒女全生。

詞曰

同盟原欲輔鷹揚。聯異姓。潤倫常。羣分類聚。行  
見定明良。彼和此唱相求應。盤桓樂果須長。  
會幾何時。意氣傷財已盡。義隨戕。風波翻覆。撒  
手各分塲。拋棄芝蘭尋別徑。止博得一盃觴。

右調風入松

話說柴榮因鄭恩將銀傘費盡。無策回鄉。只得與他  
飛龍全傳

商議道。三弟。這兩傘賣盡。也不必說了。但爲今之計。  
已無別策。幸而還有這輪車兒在此。不如你推將出  
去。賣上六七百文。一則我得將養病體。二則也好做  
些盤纏。待三兩日後。我的身體全好了。俺們便可往  
首陽山。我尋你的二弟。再做別圖。鄭恩點頭道。大哥  
的說話。却與樂子的主意合的。倒也使得。隨把車兒  
推出店門。往街坊上行走。口裏邊大聲叫喊道。賣車  
賣車。我的車兒。只要七百個大錢。就賣了。不想行了  
數程。叫了半日。並沒有人問他一聲。心中憑般悶氣。  
肚裏餓餓難當。緩緩兒順路推走。只見路傍有座酒

店正是欣於所遇。投其所好。鄭恩把車兒推至門前放下。將身走進店堂。揀一副座頭坐下。叫酒保拿些酒食來吃。酒保連忙收拾送來。無非美酒大麪魚肉之類。鄭恩饑不擇食。那管他美惡精粗。拿上手就吃。吃得盃盤狼藉。方纔肚內飽了。酒保過來會錢。共吃了六百餘文。鄭恩立起身。道店家。樂子今日沒有帶錢。就把這車兒與你算了酒錢罷。那店家又是个良善之人。本要發話。見他吃了這許多酒食。又且相貌猙獰。諒着不是个善男子。恐怕囉唆。未免吃虧。只得自己認了晦氣。答應一聲。把車兒收了進去。鄭恩出

了酒店。空身回到店房。叫聲大哥。樂子回來了。柴榮道。你車兒可賣了麼。不知賣了多少價錢。可能彀得用度。鄭恩把手一拍道。大哥休要說起。樂子叫賣了半日。並沒有个主兒。這肚中其實饑餓。不過無可奈何。只得換些酒食充饑。回來再作商量。柴榮不聽此言。萬事皆休。聽了此言。只氣得雙睛睜出。滿身發抖。歇了半晌。怒上心來。開言罵道。呵。你這黑賊。累我弄到這般光景。又把這車兒饒他。不過。必竟要吃個干淨。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我身邊並無半文錢鈔。被你這般坑陷。叫我怎好活命。呵。你這黑賊。再在此

跟我幾口。只怕連我身體也要被你葬在肚裏了。你這等人。還要與你做什麼朋友。不如早早撒開。各尋頭路。休得在此累我長氣。鄭恩聽了這翻言語。心中大怒罵道。你這希屎的傘夫。劣貨的蠻子。樂子爲了你。不知吃了多少辛苦。費了多少氣力。保全你平安到此。你自己有病。擔誤了日子。今日用得你幾兩銀子。也是小事。你就這等罵着樂子。便要撒開分手。你旣沒情。樂子也便沒義了。從今各自走路罷了。說罷。提了棗木棍。氣烘烘的奔出了店門。離了泌州城。望西而行。一路上想道。樂子一怒之間。雖然把大哥撇

下了。如今可往那裏去。不如到首陽山。投奔二哥哥那裏安身。想定主意。揀着大路而行。不想那鄭恩。因一時怒氣。走得要緊。不辨那條是原先來路。順着脚走。所以反望西行。此時正是初冬天氣。一路上但見天邊雁叫。林內風颺。木葉凋殘。草根戕濯。鄭恩約行了六七里之間。心下也有些疑惑。想道。樂子先前從木鈴關路。不是這樣的。休要走錯了路頭。又是費力。正在疑惑。看見前面有個賣草鞋的人。鄭恩趕上幾步。叫道。賣草鞋的。樂子問你路兒。要往木鈴關。投首陽山去的。可從這裏走麼。那賣草鞋的。回頭一看。見是

個克相的人。又想他既問路。也沒有什麼稱呼。心內先有幾分不喜。又想到他要往首陽山去。該向東走。他反投西行來。必是個不識路徑的。待我要他一耍。使他沒處做理會。即便開言回答道。你這黑客官。要往首陽山去麼。還走得耐煩哩。我也要往那里賣貨。你只消跟我前去就是了。鄭恩大喜。跟定了他。望西行走。約莫又行了三四里路。只見那邊有座酒店。這賣草鞋的自言自語道。走得渴了。且向這裏買碗酒吃。再走罷。鄭恩見他走進了酒店。便是立住了脚。在簷下張望。只見他坐在裏邊。大碗的酒。大塊的肉。一上一下的吃。眼兒也不帶着鄭恩。那鄭恩在外。覺得鼻邊不住的馨香。一陣兒美醞傳芬。一陣兒餽饌送味。這香氣相聞。心窩裏即便酸癢起來。思量也要進去吃些。却碍着身邊干淨。只得咽着饑涎。呆呆的立着等候。等了一回。那賣草鞋的方纔吃完了。會了錢。走出門來。背上草鞋。看看鄭恩。笑了一笑。望前又走。鄭恩忍着羞慚。跟定而行。正是

欲求眼下路。

且忍肚中饑。

當下二人又行過三二里之間。這賣草鞋的真也作耍。看見那首又有一座酒店。側身進去。買酒吃。鄭恩

見了。又立住了脚相等。心下暗自忖道：這馮毬入的怎麼只管自己嘍囉不來請樂子吃些實是。可惡停一會。到了首陽山。叫他吃樂子的大虧。方曉得咱的手段。不多一回。那人把酒吃完了。交了錢。取了草鞋。走出店來。看看鄭恩。又笑了一笑。抽身便走。鄭恩隱忍在心。不去理他。只顧跟他行走。看看又走過了一二里。來到一個曠野。去處袒見樹木叢茂。枯葉滿堆。那賣草鞋的心裏想道：我這兩次也弄得他發了。待我再耍他一遭。使他進退兩難。終無着落。定了主意。走上幾步。口裏又自言自語道：走得乏了。且在這裡

睡他一回。再走未遲。遂揀了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樹。下鋪平了枯葉。將草鞋放在旁邊。將身坐下。假作打盹。鄭恩見了。心下想道：好了。這馮毬入的。今翻耍着樂子的手了。也在對面樹邊。將棗木棍靠在一傍。坐下假寐。看官這賣草鞋的打盹。原是有心作耍。擔誤鄭恩的行程。誰知事不湊巧。坐下未久。早被朔風吹動。酒湧上心。漸漸沉醉。竟自薰薰然。朦朦朧朧的。睡着了。那鄭恩假寐了片時。豎起頭來。把那人一看。呼囉睡去。影也不動。心中想道：必竟這馮毬入的。睡死了。即時立起身來。叫喚數聲。並不答應。更覺歡喜道：

你這駢毬人的方纔這等薄情待着樂子。今翻也。叫你吃些虧。遂把草鞋提在手中。數一數。却有二十二雙。把來背上肩頭。轉身取了棗木棍。投西一竟去了。那賣草鞋的。睡去。足有兩個時辰。醒了起來。睜眼一看。不見了這個吃耍的黑漢。心下疑惑道。他必竟等我不及。先自去了。回身正要拾了草鞋走路。却撮了个空。四下找尋。並無踪迹。叫聲苦也。我的草鞋。不知被誰偷去。閃得我本利皆無。思想一回。忽然醒悟道。是了。這黑廝的。必是個賊。故此路頭也不知。隨意胡闖。吾不該把他戲弄。倒把已物失脫於他。心下着實煩惱。了一回。没法奈何。只歎了口氣。抽身投東回去了。正是。

飛龍全傳

第十四回

六

煩惱不尋人

自去尋煩惱

却說鄭恩肩背草鞋。手提木棍。一路行來。欲把草鞋賣求飲酒。誰知並無人問心。下甚是納悶。約畧又走了幾程。來到一所與大的庄子。只見路傍有座酒店。十分鬧熱。此時肚中饑餓。口內流涎。一時喉甘心慾。也不顧腰下無錢。硬着頭皮挺身走進。便叫掌櫃的。拿酒來吃。移步至那首坐下。把草鞋棗木棍一齊放在傍邊。那掌櫃的。只認是個好主顧。連忙分付走堂。

把火酒牛肉包子大麵。盡情端將過去。鄭恩放開肚子。顯出本事。吃了又添添了。又吃吃到十分量足。方纔住手。叫聲掌櫃的。樂子吃了多少。便來算算。那掌櫃的。算了一遍。說道。共有六百三十四文。鄭恩道。樂子今日沒有錢鈔。你可記在賬上。改日還你。說罷。背了草鞋。提了棗木棍。往外就走。掌櫃的攔住道。客官大爺。你莫要當耍吾。又不知你的姓名。叫吾怎好記賬。況且你一個人。吃了八九個人的東西。本多利薄。這賒欠從不破例。望客官大爺見惠。則箇鄭恩道。不是樂子。要破你賒欠的例。其實今日沒有帶錢。故此要你記賬。你們既然不肯。可把這草鞋押在這裏。改日樂子有錢。便來取贖。掌櫃的喊道。你這些混話。騙誰吃了許多錢去。將這一些兒東西抵押。吾們要他來何用。你休要做夢。不知去處。我這裏孟家庄。不比別處。憑你什麼有名目的人兒。却也少不得一文半。箇若你不給出錢來。把你的臭黑皮剝將下來。擗鼓才知我們的利害。鄭恩聽罷。由不得心頭火發。大罵一聲道。馱毬人的樂子。吃了你這些東西。你便值得這般惡罵。你們誰敢來剝樂子的皮。一面說着。一面舉手。先把這些草鞋提將起來。裂得粉碎。弔過掌櫃。

的巴掌打了數下。又把櫃上的這箇大大石硯擲得零星齋粉。此時店中吃酒之人雖多。見了鄭恩如此行兇。誰敢出頭受苦。只好悄悄退避。袖手傍觀。那掌櫃的喫打負痛。自諒不能對敵。只得說道罷了罷了。瘟神請出去罷。今日只算吾造化低。合該破財。我們這裏現有一位白吃大王。在此顯靈。不道又生出你這個黑吃大王。前來廝纏。你遇着我們白吃大王。他有本事。生嚼你這位黑吃大王。方消吾氣。鄭恩聽說立住了脚。問道樂子問你。那個白吃大王如今現在那裏待樂子與他會會。掌櫃的道你黑吃了東西。心飛龍全傳

飛龍全傳

第十回

八

滿意足。只管走路。莫要管這閑賬。鄭恩道咱偏要問你。你若不說。樂子又要打哩。掌櫃的慌忙答道。我們這位白吃大王。要吃的是童男童女。不像你這黑吃大王。只會吃些酒肉。所以勸你保全了性命。走你的路罷。休要在此惹禍生非。致有後悔。鄭恩聽罷。心下想道。這大王要吃童男童女。決定是箇妖精。咱何不替這一方。除了大害。說道掌櫃的樂子想那白吃大王。是箇妖精。故此要吃童男童女的樂子。生平專會拿妖捉怪。今日情愿與你們除了這害。你道何如。掌櫃的聽言。心內暗喜。道這黑厮白吃了我東西。氣他

不過况又被他打了。無處伸冤。天幸聞起這事。願從羅網。我何不趁此機會。叫大王傷了這厮。也得泄我胸中之恨。想定主意。便滿面堆下笑來。答道。你若官直會捉妖怪。這也不難。就是我們隔壁隣舍。今日該獻祭禮。他家止有一個三歲的孫孫。又往別處去買了一個四歲的女兒。等到天晚。一齊送往廟中。獻供他一家兒大小。正在那裏啼哭分別。待吾叫他過來。客官與他商議。說罷。走至隔壁。登時把一位老者。邀至跟前。與鄭恩施禮。但見他臉帶淚痕。聲藏悽慘。叫道。君子。聞得你會除妖怪。但不知這位大王。當真是飛龍全傳

神是怪。尊駕果有本領。滅除大害。可以保得平安。若是降他不住。尊駕便可遠走高飛。離災避禍。却不道動了大王之怒。反累這里合村老幼。性命難保。豈非畫虎不成。反類其狗。這事還當酌量。望勿蠢心。鄭恩聽了。笑道。你們的胆量。原來都是鼠虫兒的樣子。這般害怕。樂子拿妖的手段。到處聞名。憑你三箇頭。六隻膊。猛惡兇毒的妖魔。遇着樂子。管叫他粉骨碎身。一時盡絕。你們只管放心。休要疑惑。但有一件。須要依着樂子。方纔替你們除害。若不肯依。樂子便也不管了。老者道。君子。倘果有本領。保救得合村無事。乃

是我們萬千之幸。憑你什麼天大的事情。老漢豈有不依之理。就請分付。卽當從命。鄭恩道。今日捉妖非同小可。這是驚天動地的事情。須要作法遣將方可成功。你們依着樂子。快去整備。要用爛熅猪首一箇。一盤油造麪餅。一盤牛肉。火酒一坛。醋。蒜。椒。鹹。香。燭。等項。件件都要俱全。把來送與樂子。到廟中去請神使用。便好拿妖。老者道。這些須小事。有何難哉。老漢卽刻回去。端整便了。說罷辭別出來。回至家中。一件件買辦完全。整治停當。看看天色將晚。卽着長工。把担子挑了物件。老者又來請了鄭恩。一齊送往廟去。

一行人走不多路。早來到一座古廟之中。但見塵土縱橫。香烟杳絕。那長工把什物挑至殿上。擺列供檯。鄭恩道。你們衆人去罷。明日早上都來看妖怪。老者又把火種兒。遞與鄭恩。然後帶領長工。作別去了。鄭恩遂把廟門關閉。走過了一個大天井。上得殿來。把一帶破壞的長隔牕子。也關上了。回轉身軀。四下里一看。尙無動靜。舉眼往上瞧時。見上面塑着一尊金甲黃袍。手執器械的神像。果然凜慄成嚴。鄭恩微微一笑道。原來就是你這駝毬人的。在此稱王作怪。騙吃人家的兒女。今日樂子做箇方便。除了你這妖魔。

免得衆民年年受害。說罷舉起棗木棍對正了神像。用盡氣力勇猛打下。只聽得半空中一聲响處。就地風生。灰塵亂滾。見一件東西在地下盤盤旋旋。滾筒不住。鄭恩慌得手忙脚亂。將棗木棍手中亂使。口內大喊。道：不好了！妖怪現形了！正說之間。只見那物滾到牕子跟前。被檻攔住。就不滾了。鄭恩戰兢兢走上。前舉眼細瞧。看是何物。只因這一翻舉動。有分叫。遇了供養之運。足食豐衣。受了安鎮之名。人與地旺。正是。

未作皇家辟土客。

先爲閭里捉妖人。

飛龍全傳

第十四回

二

畢竟滾下來的什麼物件。當看下回便見分明。

吾嘗論朋友之交。果能嚴氣正性。道同志合。日則切磨箴規。夜則談心促膝。誼無異於同氣。情不亞於連枝。貧富不形。患難無間。自天倫而下。當必以此爲最矣。蓋天下樂事無多。快心難得。彼夫萍踪適合。要盟旣相。誓於終身。無何意境。匪投反面。已相參於中道。甚有一言不合。義斷情離。一事相違。心拋交絕。嗟乎。交道至此。尙何言哉。君子之所以慎始謹終。歲寒松柏。良足效也。

賣草鞋人欲得便宜而幾次算人計果得矣孰知反失便宜而即受人之算亦未足爲勝夫以算人之權操之自我則鄭恩之亦步亦趨都入彀中且其行行止止隨所往而無不入乎彀中矣而豈知操其權者失其權是誠在彼而不在我也夫失其權并失其物則失其物者安知不出此而并失其身命乎此其理有灼灼不爽者是則彼之失其物而不失身命者特幸也夫降妖引子從酒家逗出甚奇且以黑吃大王引出一个白吃大王更奇且以黑吃大王之止食酒肉引出白吃大王之必食兒女更又奇且以欲傷黑吃大王期報私憤引出捉滅白吃大王得洩公恨則奇之又奇玄之又玄矣

飛龍全傳

第十四回

三



